

文／何傳坤

一、蘭嶼史前文化

蘭嶼一度被認為是古籍《諸蕃志》中的「談馬顏國」。自康熙61年《台海史槎錄》一書出現「紅頭嶼」後，一直沿用至民國36年1月底，有人提出「紅頭」一詞被誤認為紅蟲或紅頭道士有關。台灣省民政處正是以小蘭嶼特有種公主蝴蝶蘭改為「蘭嶼」。蘭嶼的雅美族稱呼自己是Ponso no tau，即「人之島」。蘭嶼居住的雅美族「YAMI」，是第一次探險蘭嶼的日籍鳥居龍藏博士所命名。

蘭嶼的民族學調查始自鳥居龍藏，他在1897年10月間與助手在島上進行了兩個月的調查。後來於1927年及1929年鹿野忠雄雖然在島上發現了甕棺，但他們的工作性質多屬民族學領域。正式的考古學調查則是美國考古學家尹因印(Richard Stamps)試掘的Lobusbussan遺址甕棺葬，以及1986年陳仲玉等所進行的田野調查工作。目前已知島上屬於史前文化遺址計有33處，甕棺葬墓地3處。由於大多數遺址之發現屬於地表採集者，其史前文化脈絡不詳，目前考古學家們統稱之為雅美文化，其中以曾經試掘的Lobusbussan遺址為代表。

Lobusbussan遺址位於蘭嶼島紅頭村和漁人村之間的第一級海岸階地。1975年間，因為拓寬環島公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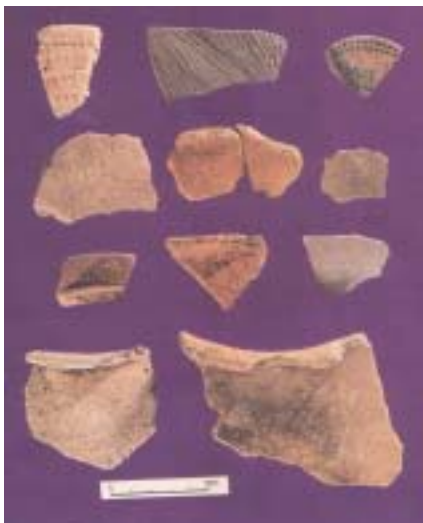


圖1. 蘭嶼的陶片(一) (取材自陳仲玉, 1989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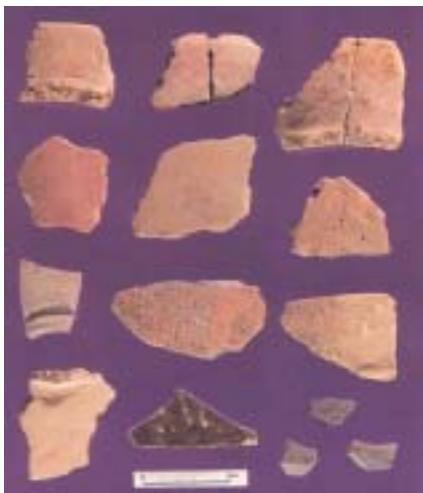


圖2. 蘭嶼的陶片(二) (取材自陳仲玉, 1989)

淺談蘭嶼與綠島的史前文化

而挖出7具甕棺。甕棺是屬雙甕的屈肢葬，第四號甕棺內曾出土貝製手鐲。甕內人骨經碳十四測年為距今500~1000年。另外，該址出土以褐色夾砂陶罐為主，暗紅褐色夾砂陶罐次之(圖1、2)。日常生活用具包括農耕用具長方及砧碼型打製石鋤(圖3、4)、打獵用磨製箭頭、砸貝殼的凹石(圖5)及製造石器的石錘。

「人之島」上出土甕棺的遺址有紅頭遺址(圖6、7)、Rukavgiran、蘭嶼國中Rusarusol以及島外綠島的



圖3. 蘭嶼的石器(一) (取材自陳仲玉, 1989)



圖4. 蘭嶼的石器(二) (取材自陳仲玉, 1989)



圖5. 蘭嶼的石器(三) (取材自陳仲玉, 1989)

中寮遺址。由甕棺之形式比較，明顯可看出兩島之間的歷史關係，而且和南方菲律賓北部巴布煙(Babuyan)群島出土的甕棺相同。這些甕棺內的人骨也順理成章地被聯想成為今日達悟人的祖先。

二、綠島史前文化

台灣本島東南方海中的小島——綠島，原名火燒島，與本島東海岸相距甚近。自鹿野忠雄於1929年初次調查發現後，目前已知遠在距今二千多年前的卑南文化史前時代，就有人在島上居住。經過多次考古學調查及試掘，特別是83至84年，綠島地區的史前文化可知分為三層。

1. 繩紋紅陶文化(早期)

以紅色夾板岩細砂陶或泥質陶為主。器表施以繩紋，器形不詳。因為未發現典型大盆坑繩紋陶，考古學家們推測與本島台南或東部地區的繩紋陶文化有關。

2. 紅色細砂陶文化(中期)

以漁港遺址上文化層及油子湖、公館遺址為代表。漁港遺址曾出土紅色細砂素面為主，另有少數施繩紋、劃紋、附加堆紋陶。石器群以打製石片器、打製斧鋤形器、磨製石鏃、石槌、磨製石鏃為主。據此推知當時的史前生業以務農為主，並輔以採集及漁撈。

油子湖、公館兩遺址出土的陶器，以夾板岩素面陶為主。其中油子湖遺址的少數陶器上施有圓圈紋、劃紋、繩紋、重圓圈紋、指甲紋、凹弦紋、附加堆紋等主要紋飾。公館遺址僅出土施有脊狀隆起的附加堆紋陶器。石器工具有打製石斧、打製石鏃、打製石鏃、磨製石鏃、磨製石鏃、砧碼型石錘(網墜)、凹石、砥石、玦等；貝器有螺蓋製刮器、貝珠、釣鉤。

由出土石器類型及大量貝殼、魚骨、獸骨等動物遺



圖6. 紅頭村遺址



圖7. 紅頭村遺址出土甕棺的地層



圖8. 綠島溫泉遺址位溫泉聚落所在之海岸平原

留，推測當時以農作、漁獵及採集為主要生業。尤其是海中資源的利用在生業經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。試掘期間，發現的另一墓葬為無葬具的仰身直肢葬，人骨頭骨上並有拔齒的習俗。上述這些新石器時代物質文化特徵分別遠與台灣南端的墾丁、鵝鑾鼻遺址、近與東海岸的卑南文化都有親緣關係。

3. 紅色細砂陶(晚期)

以漁港遺址最上層以及地表採集的紅色細砂陶片為代表。這些細砂陶上的紋飾類似蘭嶼Lobusbussan遺址出土者。至於兩地之間的器物雷同關係因出土標本量不足以及層位難以釐清，尚待進一步的考古學調查來做一說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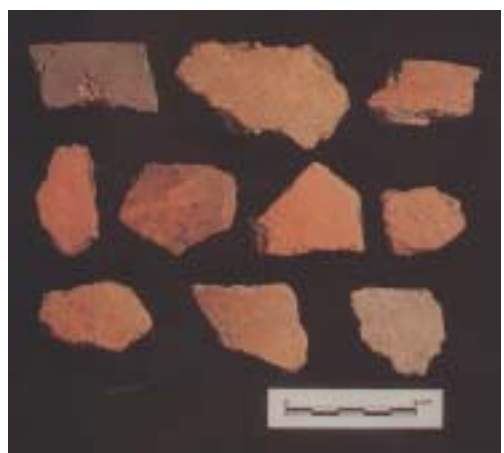


圖9. 綠島溫泉遺址陶片